

F
act/ 事实



米凯拉·乔亚乔费拉 (Michele Ciacciofera) 作品

米凯拉·乔亚乔费拉

艺术之上，存在之中

文 / 陈子焱

米凯拉·乔亚乔费拉的创作涉及绘画、雕塑、装置等多种媒介，多年来，他致力于研究风景以及人类对于风景的改造，同时亦进行人类肖像的研究以寻找不同的模型，作品一直关注存在主义，通过集中或附加的政治及社会议题展现复杂的、高度象征主义的视觉语言。



米凯拉·乔亚乔费拉 (Michele Ciacciofera) 作品

2016年7月26日，旅法意大利艺术家米凯拉·乔亚乔费拉 (Michele Ciacciofera) 中国大陆首次个展“重游自然之魂 (Enchanted Nature Revisited)”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四层展厅开幕。米凯拉·乔亚乔费拉 (Michele Ciacciofera) 1969年出生于意大利，求学于西西里首府巴勒莫，现工作生活于法国巴黎。展览共展出了艺术家创作的40多件绘画、装置、雕塑以及影像作品，而这些作品中90%都是他在短短的三周时间内、在央美临时工作室中特意为本次个展创作的。

在米凯拉为展览准备的三周时间内，我们拜访了这位艺术家三次，他和我们聊自己的创作、对哲学的思考、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理解，以及对食物的态度。他带着我们参观他简单而凌乱的工作室，和我们交流正在进行与即将进行的工作，以及对展览的种种想法。为了展览，米凯拉平均每天需要工作20多个小时。盛夏的北京，炎热而干燥，工作室中没有冷气，甚至连风扇也没有，但每次拜访，都见不到他一丁点的抱怨与倦怠，一谈起自己的创作、聊到对艺术的理解、哲学、

社会学，米凯拉常常两眼放光，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作品创作的想法，有着与年龄不太相符的热情与纯粹。

作为艺术家，米凯拉是典型的工作狂，对艺术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与热情。早年在意大利学习政治学，研究人类学、哲学、心理学、以及自然科学理论，让他的艺术创作有着明确的方向，也赋予其作品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。“观看”这一动作，并不能满足米凯拉的作品对于观者的“要求”，观看之外，“体验与感受”是一种“必要行为”，透过作品，看到作品背后的精神，并被触动，产生或温和或激烈的感受，在欣赏他的作品中尤为重要。米凯拉和很多艺术家一样，有收藏的嗜好，古生物化石、陶瓷物件、动物标本都是他钟爱的收藏物件，而这些物件在很多时候也成为了他创作的起点：将古生物化石再创造，使其与其他物件结合，成为能承载历史记忆、能讲述故事的装置作品；以收藏的物件为灵感，创造一些奇怪又美妙、原本并不存在形状、物体，成为雕塑作品；而他的绘画，一方面可以是最终作品，一方面也是创作过程中不断实验、不断修正的手段。通过绘画，他可以实践自己的想

法，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些想法，创作的过程更像是一次追求完美的旅程。

在谈到对艺术的理解时，米凯拉可以跟我们聊上三天三夜，但他所言之中透露出这样一个核心信息：艺术是人感知自然、观察社会、产生情感共鸣、以及讨论各种议题的有力武器。艺术当然要带给人关于美的体验，引导人去审美。但如果艺术如果仅止于此，其价值必将大打折扣，艺术应该是交流的方式，它应该反映最真挚的情感，建立人与人之间或简单或复杂的联系，而这一切，才是艺术最奇妙之处。

此次在央美的展览，米凯拉则意图呈现关于我们如何感知现实与自然的一种无限的、多面的理解。“理解与感知自然和现实，没有一种方式是确定的，或是绝对取决于条件的。通过展览，我期望能激发一种与观众之间的反复对话，与观众分享一次情感的旅程，共同思考在我们这个充满艺术的社会空间中，什么起着催化的作用。”

借着展览，我们也有幸与米凯拉一同进行了深入交流，讨论了诸多展览之外的话题，以下为采访实录。



“重游自然之魂 (Enchanted Nature Revisited)” 展览现场

Q= 空角兽
A= Michele Ciacciofera

Q: 你出生在意大利的文人家庭，但从小似乎并没有意愿打算要做个艺术家，后来怎么就走上了职业艺术家这条道路？你的家庭对于你成为职业艺术家有什么影响？

A: 我 1969 年出生于意大利的 Sardinia 岛，随后跟着家人一起搬到了地中海旁更大的一个岛 (Palermo 岛) 上，在那里长大。Sardinia 和 Palermo 两个区域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艺术积累，环境很好，也有很多传统。这种文化熏陶对于我后来进入艺术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我的家庭以及成长的大环境在我整个人生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我从 4 岁开始画画，童年也常常靠画画来打发时间和表达自我。早年我很喜欢运动，还是半职业篮球运动员，但在 20 岁的时候出了点事故，不能再继续打球了，而那也成为了我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也多亏了那次事故，我很快便决定要开始做艺术。那时候，艺术于我而言，已经成为了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。后来在意大利，我又念了政治学的学位，主攻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方向的研究。在那期间，我重新回到 Sardinia

生活，开始跟着艺术家、建筑师 Sulas 学习艺术创作。

跟着 Sulas，我从使用绘画研究建筑与设计开始，之后也用不同的材料，木头啦、土啊之类的材料进行了很多的尝试。再后来，我完全不再接一些设计或者建筑项目了，开始独立创作，我认为做艺术也应该像搞运动一样，自由自在。

在独立创作的时间里，我也尝试了很多类型的创作，绘画、室内设计、剧院舞台设计等等。对于我来说，将所学所经历的一切，与艺术实践相结合，让我获益良多，特别不错。

Q: 政治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等等知识的积累对你的创作具体来说又有哪些影响？是这些知识成就了你的艺术吗？

A: 我刚刚提到过了，我的这些教育背景给我创造了很大的机遇。

Sulas 曾对我说我，去美院学艺术等同于自杀。所以，听他的话，我更喜欢自己，或者和他一起研究些东西，而不是上一些太学术的课。这也和我真正感兴趣的东西，比如地理学、人类学、历史、政治、社会学、哲学等等学科密切相关。我把所有的这一切，再加上我个人生活经历，全部融入艺术创作。而这其中，个人经历与体验是

我创作最重要的灵感来源。我觉得，创造力是需要知识来持续滋养的。艺术是一种交流形式，它反映人的情绪、建立人与世界的种种联系。与一切真实的东西、人最真挚的内在产生共鸣，即使艺术之中也充满了种种矛盾。

Q: 你如何定义你的艺术？

A: 我不知道，我不喜欢给艺术分类。我的创作包含了绘画、素描、雕塑、装置、陶瓷艺术、影像、舞台设计、食物、写作，这之间没有任何分界线。非得加个标签的话，就叫流动性艺术好了。

Q: 你的装置作品中，常常会用很多远古时代留下来的物件，化石，陶瓷之类的，为什么会选择这些物件？

A: 我最近就做了些用上了陶瓷的装置，这些陶瓷跟三叶虫化石有些像。我的收藏中有一些三叶虫化石，一种有三条肢体的动物化石。收集这些化石只是一种爱好，在我看来，它们自然天成，但目前的科学还无法解释关于三叶虫的一切情况，这使得它们神秘而迷人。这让我想到了沃夫冈·保利 (量子物理学之父，诺贝尔获得者) (Wolfgang Pauli)，他在与瑞士精神学家荣格

的讨论中曾提到，科学发展和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进一步解释历史。鲍利对事物未来走向的看法与荣格的观点很一致，尤其是对于人类历史记忆的看法。我肯定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。我最近也做了一件陶瓷作品，有点像树干，长着长长的像电线一样的树枝。我在为作品做准备时，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形状跟这差不多的化石，这枚化石有4.5亿年的历史。

把这些物件综合在一起，收藏的这些东西也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。我收藏化石、昆虫，尤其是蝴蝶、书、古董等等，这都是本身就存在的完整的物件，为我的创作提供了起点。另一方面，这些物件都是承载着记忆的档案资料，也能启发我创造新的完全不存在的形状。把东西/物件摧毁、把原有秩序打乱，再重建新的秩序对于我来说也非常有意思。新建的顺序是一种“思维的秩序”，在我看来，它们与语言、地球、宇宙密切相关。

Q: 金粉呢？你很多作品中也会使用金粉为材料，它对你而言有什么特殊意义？

A: 在我看来，在作品中使用金粉像是一种仪式，这种仪式会为作品注入精神性的、永恒的意义。旅行的时候，我会去找各种各样的金子和金粉，不管去哪儿，我一定会看看。从人类有艺术的概念开始，“金”就连接着不同的文化与文明，它本身承载着很多的意义，更多的时候代表的是对完美、对美的一种追求。我认为这种意义是很神圣的。而且，在地中海文化、地中海沿岸各种艺术形式之中，金子也使用广泛，所以用金粉进行创作也是我对地中海文化的一种探索。

Q: 你的作品跨越了很多媒介，媒介在你的作品中是否也很重要？作品创作有没有比较统一、核心的灵感来源呢？

A: 不同媒介的使用（不同表达方式的采用）算是我作品的特点吧，无论是做绘画、雕塑、摄影、装置，还是影像、声音等作品，都像是一个整体性项目的不同分支，每一个分支都可以不断地被修改，发生变化，我把这种整体性的项目叫做“交互项目”。

而我创作的灵感，则来源于记忆、感觉，通

过科技、重组再创造、展示作品，甚至是表演艺术，我不停地寻找这些记忆与感觉，无论是私人的、亲密的记忆和感觉，还是很多人能共享、共通的记忆与感觉。

Q: 那在央美美术馆的展览，有什么核心的概念想要呈现给观众？

A: 央美的这个展览起源于这样一个想法：人们对感知现实与自然的方式有着无穷无尽的多面的认识，而在认识的过程中呢，我们似乎没得选择，必须要接受很多的理解要么必须有某种确定性，或者其成立是存在某种前提条件的。这个展览，我想与19-20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学家安东尼奥·葛兰西关于“冷漠”的观点联系起来，通过展出的作品，我试图激发与观众之间的交流，并与他们分享我在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情绪，并把这些作品看成是有艺术存在的社会空间的催化剂。所以，展览并不只是简单的展览，而是一种可以共享的反复观察、反复思考的过程。

整个展览由一个影像装置作品开始，随后是抽象绘画、组合式装置、陶瓷作品、收集的物件（化石），然后是雕塑、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些物件。展览中的每一件作品都只是一个集合的一部分，提供一种特殊的体验。

Q: 不同媒介的作品都提供什么样特别的体验呢？你期待观众会有什么样的体验？

A: 政治性、以及人类学的含义并不仅仅存在于我意在表达的内容之中，也与作品中选择的材料息息相关，尤其是雕塑作品，与具象和抽象绘画作品的美学表达相联系，这之间并没有界限。

抽象绘画带有一种脆弱性，却能提供进入一种个人化、富有私密性语言环境的入口。使用传统、或者非传统带有人类学意义的材料，根据某个特定地方、或空间而专门创作的雕塑与装置作品能强烈地唤起某种回忆，我自己呢，就会感觉到家族的历史。

抛光的瓷器作品、粗糙的陶土、陶瓦与化石、石膏雕塑、有蝴蝶标本和化石的小型装置作品，抽象或是写实的绘画作品，有涂抹、擦拭痕迹的水彩作品，以及那些画过了的作品（为了让画面主体不那么明确的凸显出来，而是显示一种含蓄

的理想形象）。这些都是建立在绘画、解构绘画的、显得十分偏执的过程中而创作出来的，我一步步，做了很多标记、修改符号，使一切作品都服从于我企图实现的记忆，并在重复出现的、与过去的意象、变形的意象相关的各种形式、标记、象征之中予以表达，与此同时，我也注意保留我原本的身份特征，允许不完美、各种至关重要的创造性的错误。作品中所呈现的人类的脆弱与无力会邀请观者，使他们有共鸣、并引发思考，在此过程中甚至寻找、并找到、重构他们的身份。



米凯拉·乔亚乔费拉 (Michele Ciacciofero) 作品